

Elia Kaza
Ameriga
Ameriga



美国啊！美国

〔美〕埃拉·凯赞恩著
甘应龙译

美国啊！美国

〔美〕埃拉·凯赞恩著

甘应龙译

Elia Kaza
Ameriga
Ameriga

AMERICA AMERICA

据Poplar Library. New York 1962年版译出

美国啊！美国

〔美〕埃拉·凯赞恩 著

甘应龙 译

责任编辑：欧阳捍卫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01,000 印张：5.375 印数：1—20,7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805 定价：0.61元

译者前言

亲爱的青年朋友，现在向你送上一部美国人写的纪实小说。

《美国啊，美国》的作者埃拉·凯赞恩，是美国戏剧、电影艺术家和作家。一九〇九年，凯赞恩出生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，一九一三年随全家迁居美国，先后就读于威廉斯学院和耶鲁大学戏剧学院。一九三二年开始投身于艺术生涯，在纽约当了几年演员和舞台襄理。一九四〇年以后，凯赞恩成为演员、舞台监督、导演和作家，先后导演了几十部戏剧和电影，是美国演员协会、戏剧作家协会、电影演员协会、电影导演协会、电影剧作家协会、ΦΒΚ联谊会（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）等群众团体的会员，曾两次获得“奥斯卡”最佳导演奖，五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，多次获得其它艺术奖。

一九六二年，凯赞恩积三十年艺术实践的经验，根据自己切身观察得到的素材，写出了这本《美国啊，美国》。该书一九六二年出版，次年即获得全美小说图书奖，并以多种文字在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日本、希腊和丹麦等许多国家出版发行，同时，在美国被改编成电影。

《美国啊，美国》一书的故事，发生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：

一个名叫斯塔夫洛斯的希腊青年，朝思暮想去美国，终于离开家乡——土耳其殖民统治下的安纳托利亚，历尽艰难曲折，到达了美国。可是，刚一踏上美国国土，他的美国梦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。

作者笔下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告诉我们：一些外国移民是怎样被吸引去美国的，美国资本家又是怎样打着“友善”的幌子，巧妙地使某些无知的外国青年“心甘情愿地”把自己送给他们去做奴隶。书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殖民统治者杀人 不眨眼的残暴，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勤劳、勇敢、善良的品德和敢于反抗殖民统治者的斗争精神，还可以领略到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的美丽风光和土著希腊人、亚美尼亚人的风土人情，可以见识他们的民间习俗。全书文字优美，语言精辟，故事紧凑，情节生动。所塑造的人物，无论男女老幼，都个性鲜明，栩栩如生。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及其它报刊，曾以大量篇幅称誉该书为“一部伟大的著作”、“一部壮丽的电影”，并说读这部“非凡的文学作品”所描述的奇迹般的故事，使人一拿起该书就别想放下。

《美国啊，美国》一书思想内容健康，不仅是一部具有正义感、富于同情心的文学作品，对于想了解美国移民问题的人，亦是一本难得的、生动的“教科书”，特别是对我们有些至今还在妄自菲薄的青年朋友，更是一帖不可多得的高效清醒剂。

我们可以从中看出：现实无法逃避，“上帝”无法依赖。被压迫者只有自己奋起反抗，才能求得生存，只有奋起斗争，

才能自强不息。我们将会看到，土耳其殖民者纵火焚烧亚美尼亚人的教堂时，教堂内几十名面临绝境的亚美尼亚人，仍虔诚地对着烈火祷告，祈求上帝救助，没人想到从大门口冲出去逃命。可烈火无情，“上帝”亦无情，他们的处境还是越来越恶化。后来，斯塔夫洛斯的朋友瓦尔坦赶来，毅然杀死殖民军官，支使小弟撞开大门，围困于烈火中的几十名亚美尼亚人才得以获生。我们还会看到，斯塔夫洛斯本来纯朴善良、赤诚温厚，笃信基督教信条——“逆来顺受，走遍天下”。对强盗他也一让再让，一忍再忍，即使强盗抢走了他的全部财产，他也忍气吞声。可是，斯塔夫洛斯越忍受，强盗就越残忍，最后竟要杀死斯塔夫洛斯，以取出他吞下去的六枚硬币，这时，斯塔夫洛斯猛然醒悟，决然杀了强盗，才死里逃生。

我们可以从中看出：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间天堂，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美好。它是一个金钱的世界，本质上是肮脏的，是残酷的，是罪恶的。地下抵抗组织的一个成员，到过美国，当过建筑工，结果怎么样呢——他从房顶上摔了下来，除留下一条跛腿和一道长长的伤疤外，一无所获，再也没有人雇用他。“在美国，如果你有钱，那倒是个人。如果你没有钱，那也就象在这儿一样。幸福只是对富人而言！”这就是现实所告诉那位伤残建筑工的美国社会的生活真谛。斯塔夫洛斯进入美国移民站所见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美国移民官员极其高超地公开索贿受贿，极其巧妙地贪赃枉法。他惊呆了，美国梦破灭了。他理不出其中的为什么，倒是“帮了

他大忙”，同意收留他做奴隶的资本家一语泄漏了天机：“处处的人都要钱。”美国就是金钱的世界。在去美国的邮轮上，美国地毯商和一批虐待狂残忍、狠毒地把斯塔夫洛斯打得遍体鳞伤还不放手，并诬告斯塔夫洛斯犯有谋杀罪，使他的登陆权被剥夺，意欲置他于死地。

我们可以从中悟出：万一走错了路可以走回来，但必须付出代价。斗争中偶遇挫折也是常有的事，必须百折不挠，坚持到底。如果经不住考验，遇到挫折就一蹶不振、自暴自弃，必然会处处碰壁，后悔莫及，给自己和他人带来身心痛苦。斯塔夫洛斯本质是好的，只是天真地相信“美国的山都要比家乡的高，美国的一切都要比家乡的大”，横下一条心，要到美国去寻求“幸福”，去实现他的“伟大计划”，只是为了他那个虚幻的梦境而离家出走。在地下抵抗组织的教诲下，他本可以觉醒，也开始觉醒，可地下抵抗组织一被破坏，他又失去了方向，竟背叛未婚妻，拒绝亲友的劝阻，在泥坑中越陷越深，终于不能自拔，险些白白做了异乡之鬼。后来，他也只好以替人擦皮鞋为生，成了资本家的奴隶。他眷念故乡，眷念亲人。亲人也时刻想念他，天天等着他的归来。他不仅给自己造成了痛苦，而且给亲人造成了痛苦。这个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？

当然，由于作者自身社会环境的局限，不可能分析出其中的社会经济原因，更不可能深入一步探讨出斗争策略。另外，书中有个别情节也描述得过于客观。这些，望我们青年朋友阅读时注意。

亲爱的青年朋友，读完这本书，如果你觉得有所启示的话，则请和我一起感谢在翻译过程中李全安老师、吴新干同志的指教！感谢甘映川同志审阅润色了全书译稿！但是，由于本人才疏学浅，错误仍在所难免，亦恳请指正，将不胜感谢！

一九八四年六月于长沙

序

在比较剧烈的苦恼中，必须列入一种担忧。那就是，一个亲密的朋友，以前从没写过什么东西，突然把他的作品寄给你，征求你的意见，而你又必须应付。那个朋友碰巧在与你关系密切的领域内博得显赫声誉时，这种苦恼便会带有额外的成份。我本来帮不了什么忙，但是，凯赞恩先生一定要我看看《美国啊，美国》。这时，我记起了萨默塞特·毛姆^①告诉我的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他朋友温斯顿·邱吉尔^②的故事。大约在一九一〇年，毛姆突然成为一名剧作家。他有四个剧本同时在伦敦上演。在一次聚会上，邱吉尔告诉毛姆说，他有一个剧本的奇妙构思。毛姆谨慎地劝邱吉尔写出来，并建议他将剧本寄给一位经理——毛姆的经理人查尔斯·弗罗曼。实际上，他是建议把剧本寄给他自己。除了看剧本以外，他什么都愿意帮助他。但是，邱吉尔只希望与毛姆讨论讨论。那是一段私人经历，自己可能会因其它事忙得不能动笔，希望和毛姆作出一个合作性的安排。别无他法，他们只好在雅典娜饭店共进了一次晚餐。那天晚上，毛姆兴致勃勃，提出

① 萨默塞特·毛姆 (Somerset Maugham, 1874—1965)，英国作家。

② 温斯顿·邱吉尔 (Winston Churchill, 1871—1947)，美国小说作家。

了一些问题（我也曾带着这些问题，接触了《美国啊，美国》）。简言之，邱吉尔的构思就是：宁可被捕，不愿顺从。在去爱丁堡的晚车上，他预订一个包厢后，便上厕所去了。他正要从厕所出来时，厕所门被卡死了，无法开门。他拼命打门也于事无补，火车的声音淹没了打门声。后来，火车突然倾斜，他惊恐得不知所措，以为出了事故。他倒不是害怕自己身上会丢失什么，而是担心他的那个“构思”会丢失。那是一个关于某些政治危机决议的构思。因此，他拿出放在口袋里的便笺本，把那个构思潦草地画下来，丢到铁路枕木上去了，想使那“构思”不至于丢失到宇宙中去。就这样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他从业余爱好者那儿收到关于剧本的这个“奇妙构思”，他就会承认，这个“构思”比其它绝大多数“构思”会更有希望。可是，毛姆认为，这个构思希望不大。

比之阅读某些人的作品原稿来，创作更具有娱乐和消遣性。《美国啊，美国》到达我手中时，我正忙于写《八月枪》。对此，我抱怨不已。使得这种特殊情感变得激烈的是，我正在努力——我希望在其它剧本上都合作——争取凯赞恩先生导演我自己的一个剧本。既然如此，推诿就不可能了。我想，就象抱着一个不需要的孩子放在膝盖上坐着一样，为什么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导演也要从事写作呢？当我深信这是大胆妄为时，便对自己发起牢骚来了：“我并不想当导演！我能创作就满意了！为什么凯赞恩硬要从事写作呢？”但是，就象毛姆在雅典娜饭店那样，我也上钩了，阅读了这本书。

然而，如果没有比担忧更剧烈的苦恼，也就没有比有所发

现——一个勘探者找到高品位纯金矿层——的惊奇更有趣的快乐。后来，有人告诉我，在对待《美国啊，美国》上，特尼西·威廉斯^①也经受了某些类似于我的过程。威廉斯说：“直到手头没什么可看了，我才不得不拿起那本稿子来读。你知道，这本书好极了！”我的怀疑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“他又不能坚持到底。只有鬼才晓得这本书好不好，他随时都可能惨遭失败！”大约有六十页，一直是这样一种将信将疑伴随着我阅读。然而，大约到了第六十页，我就完全沉浸到《美国啊，美国》中去了。该书主题紧紧抓住了我的心。对我前些年的遐想，手稿作出了延伸和解释。

主题是移民。《美国啊，美国》告诉我们一个故事，一位希腊青年——斯塔夫洛斯，在家乡暴政的残酷压榨下，变得越来越执拗，要求到美国去的欲火越烧越旺。从一六二〇年到现在，钱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，而火一样的激情、坚强的性格、钢铁般的意志融合在一起，铸成了逃跑的潜在性——各种令人不可置信的事情的集中体现。这些事情是我记事以来，就一直私下苦思的谜。

我出生在美国，但我的父母和兄长是从梅梅尔^②来的移民。在梅梅尔，他们在独裁统治的残酷压迫下，过着恶梦般的生活。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，我还是个孩子时，就向父母打听他们迁居的情况，但收获无几。我无休止地思索着：

① 特尼西·威廉斯 (Tennessee Williams, 1914——)，美国剧作家、诗人、小说家。

② 位于苏联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境内。

他们来这儿以前，生活是怎样的呢？我只想穿过他们以往生活的那条黑暗走廊。从凯赞恩先生手稿的前半部分，我看到，在土耳其士兵放火烧教堂时，教堂里，惊恐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乱做一堆，挤在教堂里，仍对着即将吞没他们圣殿的熊熊烈火，虔诚地祈求上帝的救助。这时，我知道了，我父母曾经感觉到的是什么滋味。在欧洲——英格兰、意大利和战后德国——旅行时，我也曾目睹过那些想去美国的人们所遭的饥荒。他们想去美国的愿望来自对经济振兴的希望。这对斯塔夫洛斯的民族来说——就象对我自己的民族一样——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。封建地主本来没有烧起这把火，美国却点燃了这把火。在多次从欧洲移民来这儿的高潮中，严酷的选择已成为主要手段。在这个国家的生活网络中，在混合民族的大记忆网中，这已形成了一层现实的薄纱。以前，我从没见到谁把这个问题写成一部作品。真是太奇怪了，竟没有一个人做过这件事。凯赞恩做了，这是一个创举。

我起初读《美国啊，美国》时，这本书的书名是《安纳托利亚人的微笑》。书中描写微笑时，描写了斯塔夫洛斯面对敌意世界的微笑、尊敬的微笑、抚慰的微笑、逃避挨打的微笑。在福克纳^①的故事中，黑人迈勒斯对捕捉他的人说：“酋长们，白人们，我什么都没干呀？！”可是，捕捉他的人懒得告诉他是因为什么事被控告。在《美国啊，美国》中，每个故事的结尾，斯塔夫洛斯的精神发展到一个极端时刻以后，斯塔夫洛

^①福克纳 (Faulkner William, 1897—1962)，美国作家。

斯都本能地微笑。一到那时，他就象卡夫卡^①作品中的人物一样，为了一个不明不白的罪名而去讨好敌人，奉献出他的“我——什么——都——没干”这种微笑。在暴政的统治下，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罪过就是：他们居住在那儿，而不是在其它某个地方；或者是：他们在其它某个地方；或者是：他们还存在。斯塔夫洛斯不间断的微笑，就是对这些民族还存在的一种辩护。

凯赞恩创造了（或者说是记起了）一个多种个性的离奇的集合。不管他是记起了他们，还是虚构了他们，反正他们是前所未见的。斯塔夫洛斯不象“老实人”^②那样愚笨可笑，而是活泼聪明。他本来天真纯朴，但在那些先下手为强的人们中间，他看清了生活的严峻现实。在去君士坦丁堡的路上，通过一条肮脏的泥泞小径时，斯塔夫洛斯遇上了一个具有奇妙特性的强盗。强盗对他说道：

你所能做的一切，就是微笑和忍受，就象是一堆臭肠子。我杀过不少象你这样的人，与宰一头羊并没什么区别。几乎每次都是干净利落的，一声咔嚓，一条生命便升天了。抽插一、二下便完事了。喝一杯吧？！不喝？！当然不会喝！你不喝酒，不反抗。你呀，你一钱不值，对女人都毫无用处！你呀，你算什么人物！

① 卡夫卡（Franz Kafka，1883—1924），奥地利小说家。

② 法国启蒙思想家、作家、哲学家伏尔泰（1694—1778）哲理小说《老实人》的主人公。

后来，斯塔夫洛斯把那恶棍宰了，显出了英雄气概。在文学作品中，这是最令人满意的杀人者之一。

这位青年杀人犯到达君士坦丁堡时，身无分文。也就是在这时，他开始接受人生混乱的教育。他成为这个城市污水流的一部分。但是，这条污水流甚至也象彩虹一样闪光。它腐败，却具有人性。例如，加雷比特就是一个极好的个性模特。他喜欢斯塔夫洛斯，想使他从各方面的饥饿包围中减去性饥饿这一项。可是，这种博爱再次盗走了斯塔夫洛斯那一点点儿存款。那可怜巴巴的存款，是斯塔夫洛斯原准备用作去美国的旅费的。为使斯塔夫洛斯完全醒悟过来，加雷比特试探着开导他。“告诉我，”他问道，“从你离开家以来，在基督徒中间，你碰到过一个基督的追随者吗？在人们中间，你碰到过一个‘人’吗？”

“你就是！”斯塔夫洛斯说。

“我！你不是只看到我的表面吗？你并不清楚我。你并不清楚我是……对这个世界，我有个想法：要摧毁重建。这个世界灰尘太多，一把扫帚扫不过来。它需要的是火，是洪水。”

斯塔夫洛斯从阴沟里爬出来，却一头扎进了计谋世界。在这儿，凯赞恩吸引人地设法制造了一种甜蜜的商人家庭气氛，塑造了一个女主角汤娜的可爱形象——一个长得很丑的、从

未在诗歌中赞颂过的朴实形象。斯塔夫洛斯不能通过辛勤劳动而挣到去美国的路费，他便决定娶汤娜。汤娜很可爱，但遗憾的是，鼻子太长。斯塔夫洛斯的姑娘看到寄回来的汤娜的照片时，说道：“他们说，长鼻子是善良的标志。”他的叔叔接着说：“有一个那么长的鼻子，人善良是必然的。”后来，在君士坦丁堡的娱乐场，斯塔夫洛斯遇到一个经营小地毯的美国百万富翁和他的妻子索菲娅。这两个人对斯塔夫洛斯加了一番开导。索菲娅还送钱给他逃跑。书中人物都是活生生的。就连死去的一个——霍哈尼斯，也是如此，他的死换来了斯塔夫洛斯的生。

这种文体的每一个字都敲击着我的心。它文字的精练及其动人心弦的强度，可以与《圣经》媲美。就基督教的传统说来，斯塔夫洛斯的家庭是虔诚的。他们寡言少语，但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感情。原本中，开头部分及其后对这位青年英雄四处游荡的一层深似一层的描述中，几乎没有一个字不是洋溢着激情和纯朴。纵览全篇，各种人物的语言，就象是一种从经验的暗流中、从意愿的暗池中提炼出来的液晶。塔尔丢夫^①式的强盗阿比杜尔、讲话带着传道士味道的伏尔泰式的搬运工加雷比特、被悲哀地出卖了的新娘子汤娜、俗气的夜酒鬼索菲娅等人的语言都如此。斯塔夫洛斯被两种乡思煎熬着，既怀念安纳托利亚半岛荒丘上的故里——一个已

① 塔尔丢夫(Tartuffe)是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(Molière, 1622—1673)创作的喜剧《伪君子》中的人物。

被抛弃了的家，又向往从没见过的、还没有被发现的黄金彼岸、不可及的美国——一个正在寻求的家。他就象大卫王哭押沙龙^①一样，被这两种乡愁折磨着。这是每个移民的心灵痛苦。然而，斯塔夫洛斯使这种痛苦得到了升华。

凯赞恩先生即如此！

S. N. 贝尔曼^②

① 大卫王哭押沙龙是《圣经》中的一个故事。大意是，以色列国王大卫对儿子押沙龙一味宠爱纵容。后来，押沙龙阴谋叛乱，自立为王，被杀。大卫王自食其果，哭得十分伤心。

② S. N. 贝尔曼 (S. N. Behrman, 1893—1973)，美国剧作家。

内 容 简 介

谁不追求幸福的生活？谁不懂憬美好的未来？斯塔夫洛斯，一个纯朴、温厚然而却不甘屈服于痛苦生活和邪恶势力的希腊青年，告别双亲弟妹，带着家里所有的财产——藏在小箱子里的一点钱币和留有妹妹体温的耳环，踏上了去美国找寻幸福的旅途。他雄心勃勃，一个猛子扎进了奥妙无穷的人生大海洋，但等待他的将是什么？他在探索，在思考……

作者埃拉凯赞恩是美国著名的戏剧家、电影艺术家和作者，曾五次获普利策文学奖，两次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。美国剧作家贝尔曼评价该书：“文字的精练及其动人心弦的强度可以与《圣经》媲美。”这不免有点夸张，但语言高度精练，笔调清新明快确实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。